

官版見本

八

孔子集語

十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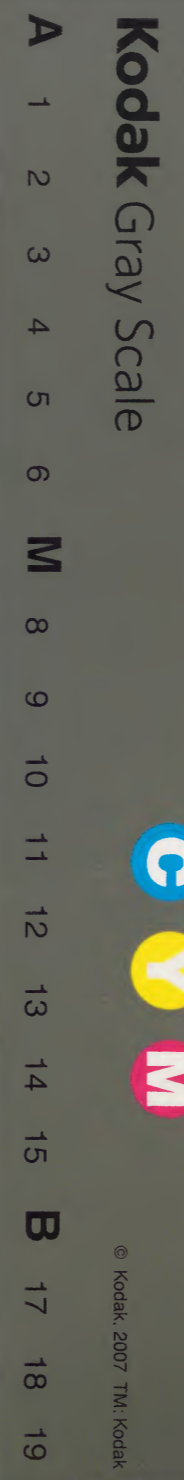
天除中平

六止

九	三	七	漢
一	七	〇	書
六	一	〇	門
冊	架	函	號

三	九	漢
〇	三	書
四	七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17
冊數	6 (6)
函號	298 31



孔子集語卷十六

淺見南史文獻

四水五子具白馬及泰山東督糧道矩孫屋衍撰

寓言十四上與五子於泰山東南望吳

御覽八百十八引韓詩外傳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

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藍芻也

本無

御覽八百九十七引論衡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

登魯東山望吳門謂曰爾何見一匹練前生藍

孔子曰噫此白馬藍芻使人視之果然

論衡書虛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見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天死

續博物志七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引顏淵指之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有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顏淵

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精力不及聖人而強役之也

列子天瑞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竝歌竝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

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
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
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
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
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
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列子黃帝：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
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

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
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被於前，不用介意。終
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
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
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
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
糴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
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
不檢，莫不眴之。旣而狎侮欺詒，攬捩挨捩，亡所不爲。

商仁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僊於戲笑。遂與商
仁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
金。衆皆競應。商仁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
揚於地。亂骨無礪。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
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仁開
復從而泳之。旣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
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
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仁開往無難色。入火
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

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
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
商仁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
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
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
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
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
存也。心一而已。物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
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

孫子集註 卷十一
但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上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列子黃帝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謬。

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謬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慙。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莊子外篇達生

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

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

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列子黃帝：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鼇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

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一本作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

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鼇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蹈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

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莊子外篇達生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

四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

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

子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

且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

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

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

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

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
而然命也

列子黃帝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

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

垤二而不墜則失者緇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檠株駒吾執臂若

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

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丈

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莊子外篇達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

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列子黃帝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仍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聲音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入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

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而人又其人曰：夫心而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

列子周穆王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

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旣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

亡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列子仲尼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聞，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

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

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上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列子仲尼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

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荅。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

任智勇者聖則仁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仁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仁弗知商太宰太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仁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仁欺我哉

韓非子說林上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

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蚤

水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

因請太宰曰君本作已從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

子猶蚤蚤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列子湯問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鬪問其故一兒曰

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

乎。答曰：平。下。不。指。夫。也。兩。小。兒。笑。曰。涼。涼。也。多。哉。

金樓子立言上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相鬪。一兒曰：日初

我以日初出去人近。一兒曰：日中近。一兒曰：日初

出如車蓋。至中裁如盤盂。豈不近者大遠者小。一

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至日中有如探湯。此非遠

者涼近者熱邪。孔子亦不知。日中天而小落扶桑

而大。蓋。也。出。太。幸。因。東。野。長。也。

列子說符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

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

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竝涯止之。曰：此懸水三

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

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

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

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

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

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

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曰：此。水。四。十。仞。圍。流。九。十。

說苑雜言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

里魚鼈不能過。鼃鼃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竝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鼃鼃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驅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列子說符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論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

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

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

淮南子道應訓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

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

不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入之者也。一本無者字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

莊子內篇人閒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

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平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所行。明本無所行二字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往而殆刑耳。明本作若殆往而行耳夫道不

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明作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

鬪其捷。而自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形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

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

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嗥天不宐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

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明本作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

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莊子內篇德充符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

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仁也直後而未往耳仁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仁者乎奚假魯國仁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

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
而守其宗者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
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
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
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

獨也正在萬物之首

明本無在萬物之首五字

幸能正生以正衆

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
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
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可以物爲事乎

莊子內篇德充符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

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
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以是亡足今吾來也
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

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
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
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
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
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諷詭幻怪
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老聃曰故不
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
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莊子內篇德充符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

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

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

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

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

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

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

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

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明本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駒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則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

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明本作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報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

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莊子內篇大宗師 子桑戶。孟子友。子琴張。三人相與

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兮。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為人。猶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

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間。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

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畸人者，亦謂其有異於常人也。

莊子內篇大宗師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蹙，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

明本

無處字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

乃作惡

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矣
莊子內篇大宗師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
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
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
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
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
上也請從而後也

淮南子道應訓

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

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
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
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造然
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
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
矣而夫子薦賢上請從之後
莊子外篇天地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
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懸寓若是則

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狸一作留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莊子外篇天地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曰浸百畦，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

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
往矣無之吾事子貢卑陋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
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
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
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
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
德行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
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功必
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

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
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
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
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
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
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
以識之哉

莊子外篇天運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

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行，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眎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眎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

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入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

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貴，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

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摠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

孔子集言卷十七
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
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
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
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
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
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
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
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
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

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
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
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
紂而不冑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
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
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
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
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
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

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
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
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
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其知慳於屬蠱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
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
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
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
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

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
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
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鷓之
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
而化一本作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
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
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
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
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
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
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
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
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
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論衡龍虛 孔子曰游者可為網飛者可為矰至於
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
乎

論衡知實 孔子曰游者可為綸走者可為矰至於
龍吾不知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莊子外篇至樂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
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
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

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鱮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

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莊子外篇達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

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以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莊子外篇山木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狷狷，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

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莊子外篇山木 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

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甜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益於前，其愛益加進。

莊子外篇田子方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

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國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

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論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

莊子外篇田子方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

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上以是日徂。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淮南子齊俗訓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論衡自然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

而乾慤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蕭蕭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友乎無端而莫知乎其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

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明本至言。以脩心。古

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未水之於洿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

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黻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黻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

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莊子外篇田子方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

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刳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莊子外篇知北遊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

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辨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

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茲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袞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

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辨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莊子外篇知北遊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不爲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

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也。

莊子外篇知北遊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釐也。而況今之人乎。聖

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莊子雜篇徐無鬼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

仁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仁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娶。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

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大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莊子雜篇則陽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仁之著於已也。知仁之適楚也。以仁

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莊子雜篇則陽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狝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狝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

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一本作奪而里。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莊子雜篇外物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騫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

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
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
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莊子雜篇盜跖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

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
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

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
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
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上竊爲先生羞之上請爲
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
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
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
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辨足以飾非順其
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
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

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脯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

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

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

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辨。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蹟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

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魚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

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

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上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莊子雜篇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

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

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上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上也。客曰：嘻，甚矣。

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

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

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請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

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請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

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名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偽。明本無人字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上得遇一作

過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顏淵還車。子路受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侷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

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問文同典

莊子雜篇列禦寇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

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汲乎。明本作坡乎仲尼方且節

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愛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宣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誅之。注同又作能之。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

釋史孔子類記四引莊子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

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蹄其鼻空

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合而

牛舍今本無

韓非子內儲說上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

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

史記李斯傳正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

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

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

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

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

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

故人以為易故行之

公孫龍子跡府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

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

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

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呂氏春秋孟春紀貴公荆人有遺弓者而不冝索

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人之所入既之而不可也
人說苑至公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
地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
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也

呂氏春秋孝行覽必已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
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鄰
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

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
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辨也獨如嚮之人解
馬而與之

淮南子人間訓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
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
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
以九韶樂飛鳥也子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
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
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

